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四

呂語集粹序 代

古今言治者多術矣何所原乎原於心術而已矣散之在張弛顯設之間斂之在夙夜宥密之地有本焉有末焉刑名法律所以齊之之器而非所以感之之方也條敎號令所以曉之之具而非所以化之之本也一室之閒天人理欲交戰於方寸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畢一生之精力而猶有竭蹷而不克勝者而欲使蚩蚩之

民舉革心而向化焉是恕以律己而備以責人也以此思治所謂却行而求其前必不可得矣傳曰誠能動物夫號物之數有萬控而御之將樊然殽亂而不可致詰而獨蔽之以一言曰誠此則言治者約而易操之一術也嘗靜而驗之行一政焉而猶不免有己之私者存焉隱微心術之間或恐有以窺吾之短則事起於二三而扞格而不能持久者有矣行一政焉而因乎天理人情之至百姓亦復相習於吾之性情而推而放之釋然不復有迎距之迹此以知化民成俗匪難而省身克己為難也余少習於儒先之言以為內不忘訟己之過而後

外可以禁民之非懍然恒以毋自欺爲主長而遭際
聖明歷言職執邦憲尹陪京撫東粤任寄重矣涖政多
矣蚤負之懼時惕惕於懷報稱之責難副其實期與二三
悃愊無華之吏漸民於仁義感民以誠信寬假歲月油
然與之偕進於
聖化或者過求赫赫之名目笑余爲迂濶夫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與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其爲害政則一也余
第率吾心之所安者而行之而不敢稍參以欺妄之見
數年來未敢謂政通人和然千里之外應之令此下民
其有挾疑詐以譏我者亦庶幾乎寡矣寧鄉呂新吾先

生生明中葉發明程朱之學以躬行心得爲本居一鄉而一鄉化宰一邑而一邑理位躋九列未竟其用所著呻吟語一書爲行已之準繩當官之鹽石雎州湯尚書備兵潼虔奉以爲師博陵尹侍郎塡撫河南本以爲治余得其書伏而卒業歎其言之犂然有當於余心而媿向所行者之不足仰窺其萬一而後知先生推已及物之功宏明體達用之道大也先生往矣誦先生之言景先生之行行先生之政從湯尹二公之後輒自附於私淑諸人之例重付梓以廣其傳致區區嚮往之私亦以厲夫有化民成俗之責者毋徒從事於其末動物之原

有立誠之學焉相與共勉之而已矣語曰集粹尹侍郎所節本也仍其舊云

文選課虛序

文章之用虛實二者而已飯飣典故襞積舊聞猶襲公家之言虛則一心所獨運也屈宋暴興馬揚代嬗相如作凡將篇子雲撰蒼頡訓纂諧聲會意細入毫髮故能巧搆形似之言深探竅冥之域沉博絕麗橫絕百代六朝而後惟杜子美能抉其精逮至場屋以律賦程材頹波莫挽而斯道亡矣宋人精選理者向推蘇太簡劉貢父二書采摭過多少所持擇似童蒙之告非賦家之心也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而其書久不傳余慚起家辭賦學術闇疎獺祭徒勤疵駝終誚夫一字鼉疵則

當句見疵一言鉏鋙則全篇不振斯編之作意主於疏瀹性源擺脫凡想諗夫操奇觚者有因物造端之妙用而或以雙字類林之例相儗則僨矣

張芑堂金石契序

三代題識金多而石少三代以還金少石多金之大者鐘鼎小者槃盉敦鬲齊子尾嫁女之犧尊甄邯殉葬之威斗皆是也湯之盤銘三言凡九字見大學正考父鼎銘八言凡三十一字季武子因齊人之力以銘魯功鑄林鍾之鐘不知其言幾何又不知其字幾何禮至拔國子而投之城外作鼎以自誇二言凡九字叔向引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不知鼎銘秪此八字抑不知前後尚有辭而叔向不之引耶鄭子產刑書鑄鼎而火作刑書一字不傳於世後世法家者言亦無有稱引

之者多寡繁簡莫得而考也此皆班班見於春秋傳者禮祭統言衛莊公賜孔悝烝彝鼎其銘凡百十有五字考工記㮚氏為量嘉量之銘凡六言廿有四字攻金之工有六而㮚氏居一則量亦煎金錫以為之矣海鹽張子芑堂得乾壽昌區拓本於吳門吳岑渚家其文曰乾壽昌作區凡五字晏子數齊舊有四量豆區釜鍾區卽嘉量之一也夫物壽莫如金石經歷兵燹埋沒糞壤其精氣光怪雖歷千百年後必有淹雅好奇之士泗淵破冢出之於荒厓斷谷之中摩挲傳玩登載於歐趙呂薛之書迄今在人耳目金石雖壽仍壽之於其人芑堂卽

今之歐趙呂薛也經歷齊魯燕趙之區搜遐剔隱得古甎異瓦奇器錢範凡三十四件手自摹搨題曰金石契誠張氏一家之金薤琳琅也求余一言以徵信於天下芑堂有至性思親詩九章歸愚沈宗伯歎以爲蓼莪詩人後一人欲爲序以贈而不果師龍泓丁敬既歿而猶守其說不敢倍遠之山左弔其師門之喪敦崇古處希風千載以上客歲得乾壽昌區適逢

今上皇帝甲子甫周今年

聖母八旬萬壽又得萬歲甎於吳興華芹圃家神物應

運昭示天貺獻之 闕下宜蒙 褒異芑堂恐蹈新垣

乎之欺妄甘守衡茅默伸芹曝制行高而宅心粹爲何如也余重其人獲申末契語不云乎執此之信堅如金石𠀤以爲好書此以弁其端并以爲贈以竟歸愚未竟之緒以志龍泓取友之端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孫月峯書畫跋序

予友孫鑛修守愚過予問曰志刻石者自何始也曰自遷史遷史則約而勿該也楊佺期之記洛陽也酈道元之注水經也熹平樹六經於石東西之列存毀之數歷歷可數焉類名翰者奚昉曰自王方慶王氏能書人由義獻以迄僧虔代不乏也方慶集而編之上於朝志唐經籍者有目焉記名畫者權輿何人曰自張彥遠六經爾雅之圖都城宮闕之度渾儀鹵簿之制以暨古賢列女遺聞軼事之可傳可法者有唐秘府靡不充實彥遠博聞而廣見更僕而悉數之蘄美備焉曰之三者為以

富藏弆乎供流覽乎娛燕閒乎予曰不然讀書貴證據尚古者必得其性情許君謹撰說文考於石經而知六藝之有異文羅長源紀國名觀袁良碑知說漢王者即其先世朱新仲解甲觀畫堂不曉魯有九子之母翻疑應仲遠注班史之非然則之三者豈徒爲口耳近玩哉前代賢人達者一點一拂之微至或愛之逾金石護之若頭目詳而爲記萃而爲錄垂之爲鑑編之爲史襃之爲評列之爲品或會計之爲估或疏注之爲釋乃至與經儒之剖析微文考證壁簡相等非其癖嗜也迹傳而性情傳性情傳而古人若可且莫遇焉有明中葉吳中

士夫爭以清賞相貴都穆元敬朱存理性甫王世貞元美號爲巨魁元敬性甫輯有成書元美書畫跋尾附四部稿而傳流俗不能登其堂尚望嚌其胾乎編修先大司馬月峯先生於書無所不窺遺著滿家讀之者窮年累月而不能究題書畫跋一書蓋承元美之闕失而補之者也如郭象注莊如裴松之注三志合之則兼綜條貫孤行則各自名家世未能盡知也予於馬班陳范之書句櫛字比庶以匡其譌繆正其漏遺讀秦始紀怪其獨闕繹山之碑覩先生書而乃知其文不泯於世也讀匈奴傳惜王嬙之遠嫁讀先生書乃知呼韓保障邊塞

和親非失計也其他牲闊識尖不能盡窺見其根歷而
研辨及於經史者已益予若是所謂讀書貴證據者此
非其職志乎編修弟上舍力臣嗜學能文章與予交深
緘書請予序先生之述作因編修之問遂書以貽之

韻典析疑序

因題析義因義謀篇此承學之權輿詩塗之梯級也賦彙一書爲相國陳文簡公所經進試帖命題半由此出題不易解非宏覽博物不能盡得其出處吾鄉篤志之士競爲題解以疏其僻事用意亦良厚矣然題有兩解事有兩出或沿訛而襲繆或挂一而漏萬不能無遺議焉京口高明經雲墀氣專而志猛汎濫百家出入二氏考證旣確辨析復精而意未已也夫排體有三難用意晦則義不明運事拙則調不協押字生則韻不響雲墀日課數篇率皆八韻金碧其光華琳瑯其聲韻典高采

烈颯颯乎屢誦而忘疲焉唐李翰有事類蒙求白居易有金鍼詩格是書可謂兼之矣余爲之序曰漢魏以降淳古淡泊之風微而富麗繁密之製漸興自高齋十學士所選以迄周隋名曰古詩中間不離儷句有唐大家首推少陵次及昌黎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三十五首集中五古屬對者十之八九平則爲律仄則爲古順則爲律拗則爲古理本一貫也昌黎詩三百七十一首後人益以集外之詩二十六首不滿四百篇其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用平韻者凡四篇除遣與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鮮有不對者其守少陵

之法跬步不移如此他如元白尤以長排見奇故鄙人持論自來大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托者也近代鉅公務以輕便宛轉之調蠱惑後進敢於譏少陵非昌黎薄排律而不屑爲勉强爲之不及十韻而已胸喘膚汗氣竭不能再鼓矣我

皇上稟聰明睿智之姿深緝熙宥密之學欲以言志永言之教舉一世而甄陶之攺科場表判爲排律用意至深且遠操觚之士學詩不由排律始是躍冶之金樗散之木也其何以應　明詔而登著作之庭哉余少嘗從事於斯耄而善忘終席不能成一字得雲墀而聆若發

矇斅學相長益我孔多遂書平昔之所見以疑於篇并

以規夫貌爲大家而不能爲排律者

一角編序

一角編者晚菘居士自標其藏畫也居士以清味爲膏粱帖評書估於焉永朝泉石高情花竹和氣性所結焉故玉叉檀几之間斥丹青而崇水墨雖其綜括無多而鑒裁滋廣寶護法趙吳興裝潢法周江左研辨法野航南濠題署法張青父汪水玉刻畫神髓法苦瓜和尚較量尺寸法金風亭長幀幅之廣狹縑楮之遠近官章私印之鈐蓋纖悉備具一藝事耳前輩風流承平舊俗皆於是乎畢見吾浙元賞之家無慮什伯天籟化爲烟雲江村秖貽銷夏小物之去畱人代之慨息繫焉居士其

以一角爲歎乎致其全者吾見亦罕矣

端溪硯志序

天地精英之氣磅礴鬱積融結而爲山川出雲降雨朝嵐夕靄變幻而不可方物莫山若也然觀其外或棘刺而不可磨礱剖其肌或麤劣而不中攻錯一過再過乘擲而不復把玩者衆矣獨粵中之山與他省異靈山之石可鋸而爲屏東安之石可琢而爲几德慶之金星高要之錦石屏風巖之錦自其可以利器用者僂指而不勝數也端州羚羊峽屹然矗立於大江之濱蒼秀綿麗俯壓羣岫呵護之以鬼神擁衛之以虎豹驟侵犯焉則毛髮噤豎喘汗反走而不敢再過其尊嚴淸峙又非他

山之所得而儕也山理縝栗而潤可中硯材唐宋以來暴殄取之迄無寧歲而山靈未嘗告竭焉環溪而處者種子孫轂婦子仰食於山靈者凡數百家山靈亦若閔其飢劬予取予求卵而翼之以代造物者之施濟則山靈之爲功於端民者大矣吾友錢塘吳君淞巖守肇慶之二年因民利導百廢具備適當開採先期蠲吉躬親相視登高一呼子來響應不數月而蕆事得石千枚上上者貢之　天府以光

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磨丹握管沛施雨露以潤澤下土之焦枯次者移贈賓僚得以展布其設施而不敢私

一石焉是一役也不妄役一民不虐使一夫躅躍奔走人忘其勞淞巖恐後人之不察斯意也暇繪爲圖著說以辨其始終成書三卷題曰端溪硯志督序於余昔宋包公拯知端州嘗興斯役不取一硯而歸史表其清介夫自宋迄今前後之守端州者不知更歷幾人守端州者之有事開採者又不知更歷幾輩而今之稱頌人口者獨一包公繼包公而後其可以信今而傳後者舍吾淞巖莫與也親民守土之吏寶是硯而用之舉筆而輒思山靈不敢愛寶以衣食斯民之意則硯雖小物豈無關於治道之大乎不揣檮昧輒陳其所見而以復於淞

嚴遂卽以爲硯志序

蓮坡詩話序

詩話之作其肇於大小序乎作詩之旨非序不彰說詩之道廢序則鑿後世衍其流者有二淸能靈辨標舉儁異主客圖是也是謂傳其詩歡場醉地感均頑豔本事詩是也是謂傳其人吾友查君蓮坡少遭憂患壹意聲詩推衿送抱倡酬日衍目擩耳染聞見日拓出子墨之緒餘溢爲詩話是殆能兼張爲孟啓之長者余反覆觀之歎君之用意厚也昔嚴有翼以雌黃著號葛立方以陽秋立名持律嚴矣然嫌其專以掎摭疵病爲能失溫柔敦厚之旨君獨宏獎陳人激揚氣類如人天集會有

讚歎而無撝訶不既善乎嗟乎大江南北詩人如草蔡不擇地而生而名章秀句曾不挂於通貴者之口不謂匿跡菰蘆者甄綜遺事轉能囊括一代之騷雅試瞻海宇苟非橫目四足以靈性相煦噓者其孰不願暱就焉余才薄不足以開設壇坫而緇衣之好自謂不後於蓮坡讀是編已自憙乎抑自慚也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聆晢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邦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子夏監素絢以起予衛賜悟琢磨於告往呂覽肇其四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駮故訓之失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衞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崔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夫秋凛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

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雞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道畧申隅反暢厥指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半卷雕龍乃論文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嶸特三品以程材皎然須十訣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此志也斯論不廢請以僕言爲先馬乎

焠掌錄序

六藝之旨精微難窺選事者輒復離文析辭造端指事以疏導其所得而巵言出矣浮休乾撰吾識其淺齊諧諾臯吾病其誕提挈盛軌約有數家王楙叢書辨而肆沈括筆談典而深程大昌演繁露博而覈外此皆其支流餘裔屢更僕而不能悉其失得錢塘汪君秀峯年少而氣銳發篋而探索之其高者遠者故嗛嗛以有待而特比切其事危疑其論以求前哲之間得毋傲與噴與毘且瑣與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與雖然爲之猶賢乎已秀峯毋亦以是爲始基鍥而不舍以馴

致乎高且遠者則幾矣

汪氏瘧苑序

錢塘汪君西顥薈古今病瘧之事爲一書其目有四曰原瘧曰徵瘥曰紀事曰藝文屬杭子序其端曰瘧之爲疾疾之至奇者也若朓朒之有期若潮汐之不爽其信風暑寒熱以人身爲之囊橐而或者咸謂有鬼物以憑依之一以爲顓頊之不才子一以爲宋司馬桓魋之二鬼者生既不得齒於正人乃其既死之魂魄能爲虐於君子而狡焉以逞度亦理之所必無然其爲是說者葢已歷之數千百年之久避之而得免嚇之而可愈斯說也吾疑信參焉既思凡疾之起必中有不慎而後外物

得而乘之癘之疾不足以殺人而實爲諸疾之緣起間日曰痎三日曰痁曰寒曰溫曰癉曰牝傳則爲疫傷則爲勞錮則爲痞汪君徵前事以爲鑒懲羹吹齏不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乎間嘗靜覩身世之交何莫不由斯道也陰陽相薄寒暑代嬗剝復通變之幾寓其中矣一境而甘苦分一日而憂樂半一事而榮辱幷間見層出天若物物儷而配之者焉砭之以箴銘監史藥之以仁義道德沃之以詩書禮樂是堯舜爲之量刀圭而周孔調湯齊也類如二鬼者且悚悚乎其辟避而何厥疾之勿瘳也歟汪子曰旨哉言乎遂書於首簡

名醫類案序

內經以五運六氣三部九候原生人之疾病診有一定之法刺有一定之鍼此所謂案也雷公年幼小別而不能明明明而不能彰陰陽二十五人先師之秘伯高不能盡知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鬼臾區上候不能遍明通陰陽推四時握五紀藏其言於金匱書其對於玉版隆以天師之號而無所讓岐伯一人而已岐伯千言萬語汗漫極於六合曰無盛盛無虛虛約以二言此靈素之總軀也經所謂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此二語之注脚也是之謂其言也立言立而案存後雖有良醫不能易所謂

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秦越人張仲景皇甫謐楊上善導其源而益顯張潔古劉河間王海藏李東垣暢其流而大明末流稍分人自爲師家自爲學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黃帝告雷公以十全周禮醫師亦言十全爲上靈樞言上工十全其九中工十全其七下工十全其六岐伯言上工救病於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彼所謂中工皆今之上工也周禮十失四爲下在今猶爲中工中工之所不失者亦幸得之案不足錄上工之案則其可存者也明嘉靖時休寧江秀才瓘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爲類案子應斗應宿足成之吾觀

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則意之醫案也陳壽之傳華陀則陀之醫案也李延壽之傳徐文伯則文伯之醫案也後史以醫爲小道傳方術者畧而不書而案之存於史者益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倖而不終至於泯沒江氏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繆吾友魏玉横氏精於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已見而論議不至混淆鮑以文氏博於考索能知其故刊其訛字而湯齊不致貽誤過而請序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虛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岐不難羹牆遇之吾所告於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脉自

偽王叔和之脉訣行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庸醫奉爲科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六節藏象論云人迎陽脉氣口陰脉可言陰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口卽寸口亦曰脉口爲諸脉之總彚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有左右明乎人迎氣口則知四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原以貫乎三百六十五氣穴三百六十五經絡所謂鉤毛弦石濡與人春弦夏鉤秋浮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醫不知脉一曰辨藥神農以赭鞭鞭草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辨藥之性也必深明於溫涼平毒之性而後得君臣佐

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石藥發癲芳草發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宏景陳藏器其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醫不知藥知脉矣知藥矣吾又益之以一言曰愼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問岐伯卽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問黃帝卽知其人之病之由以意決之也此卽黃帝岐伯之醫案也若其病不應脉當思其病脉不應病當思其脉藥不應病當思其藥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醫之有案葢未有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爲良醫人人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其天年而不夭

折於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刋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憚嘵嘵以辨以文氏曰子之辨予知之而不能脫諸口也盍盡言之遂書之以爲序

續名醫類案序

黃帝言不能起死人而不殺生人扁鵲述其言是病已成雖黃扁不能使之生明矣其有本無病或小有病而誤鍼之誤藥之以至於不可救則粗工之罪也然而病者之妻子父母轉諉之命與數而粗工嘵嘵自解且以爲吾嘗盡心於是而不謂其人之不克承也天下如此其大歲月如此其悠且久粗工徧滿宇宙如此其衆計其一日之中方心毒手所斬刈戕賊者各列其姓氏各存其醫案葢較之讞獄決囚之冊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不可底止幸矣其各相抵諱閟默而不以告人故其

案如飄風陰火隨時滅沒而世莫知也一二上工診脉審運鍼當處方愼又遇其人之福厚而算長者會逢其適而瘥者立起於是乎喜談而樂道之或以爲得効或以爲經驗筆之爲書而立之爲案自宋訖今凡幾百家傳其術者寶其方神其術鰓鰓焉轉相告語隨隨然帖耳而聽受杭子曰嘻甚矣其沾沾自喜也以陰陽而論人有二十五生是人卽有是病有是病卽有是醫醫者知其人知其時知其脉因勢而利導之黃帝扁鵲去人不遠也不讀黃帝扁鵲之書而欲試黃帝扁鵲之術死者不能使之生而生者卽可致之死語云學醫則人費

人之類多至二十有五而醫之殺人則一曰不學而已學之道何從則曰讀黃帝扁鵲之書而已黃帝存乎曰死矣扁鵲存乎曰死矣類案具在是發明其書之旨也類案傳雖謂黃帝扁鵲至今不死可也篁南江氏彙集前哲之案而刊之吾友魏玉橫氏又從而廣之粗工觀之則以為已陳之芻狗而杭子觀之則以為醫學之蒙求何也玉橫氏能讀黃帝扁鵲之書者也合土者必有其範伐柯者必有其則以是為學醫者之範與則而思過半矣醫案云乎哉

道古堂文集卷之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五

制義宗經序

三才建而天地人之道立聲於事物布於倫紀散見於經綸日用之間微而不可見大而不易窮也不得不寄之文以宣其蘊文以明道以貫道而實以載道匪明何以貫匪貫何以載說雖殊其爲深探元本則一也或者嗤爲小技薄爲餘事是直析文與道而二之豈知文哉又豈爲知道哉制義特文之一端而吾以爲在諸體中

立言最難而深造政不易抉經之心執聖之權非沉潛乎理訓周悉乎世故曲折乎文章之利病童而習之有白首不能涉其津岸者矣才辯鋒起切而按之有畢世不能通其條貫者矣何也能文之士多而見道之士少也余少嘗究心於是業未成而名遽歸敗於矜張者一中間間雜憂患推排世故敗於人事者又其一崦嵫忽及迄用無成甘苦吾自能喻之精詣敢自信乎廣陵人文薈聚之區鏘鏘儗儗郁乎盛矣而其病在不宗經不學古倒道而行迕道而說割裂成語以就體裁稗販後代之語以文淺陋余授經於此五年矣思力矯之未能

廻心而嚮道也渤海高公立齋早承其先相國文定公之教巡視鹺政尊師重道授餐適館恩加於多士乘間而請曰規矩誠陳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設不可欺以曲直風聲氣習轉移在人羿教人射志在彀率子盍示之的乎吾將助子張一臂而呼也余感其意乃取歸胡以下訖於與吾並一世而生者甄綜其文約以百篇不限時代不拘體格恪遵我

皇上標舉清真雅正四字爲圭臬間以前哲所謂昌明博大莊嚴鴻朗之旨爲準則端其祈嚮導之軌範尖新寒瘦之習既性所不喜詭異必斥破碎必懲今時以爲

肄業及之異日卽可爲敷奏　明廷之本此則區區抑浮崇實之學規尊經宗誥之本志也殺青既竟遂次第其語以冠於篇公曰懿矣哉子之言也請公諸海內爲多士之志於道而文者勗焉

古文百篇序

渤海高公端然而過余舍紛然而設難曰經爲大聖所手定之書學人所肄習之業吾子標宗之一字以教來者將無道大而莫有宗者歟余應之曰經爲天地之常道冥行擿埴中道而回惑迷謬者衆矣而其病有三曰依託曰摹擬曰附會何謂依託王莽大誥蘇綽周官聖賢心法借以飾其濁亂是謂侮經何謂摹擬揚雄太元王通元經後人著撰輒敢上比神聖是謂僭經何謂附會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偭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侮與僭與畔皆不得其宗者也律以鄭賈衷以程朱心

術端而經學純經學純而風俗化宗之一說所以立文章之根柢也此吾所以植其本也公曰予言宗經而卽繼以學古古莫古於經矣析經與古而二之豈所謂古者或不必本於經與抑經之外或別有所謂古與余應之曰史遷言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周末文勝其流益分縱橫名法危言日出鬼谷峭盭險薄韓非慘覈少恩皆衰世之文也古意寖衰矣左氏以浮誇莊周以荒唐屈原以譎詭經言雖熄是非頗不繆於聖人後世之言文者宗之西漢董賈匡劉迭興炳焉與三代同風稱極盛矣東京卑

弱班張馬融振以詞賦而不能盡返諸古黃初以降迄於開皇大業揚芳散藻以瓶䀇相扇蓋古文之亡者幾五百年唐興修六代之史有史裁而無史筆魏徵以史論燕許以手筆陸贄以奏議牓子楊綰常袞權德輿以制誥意雖盛氣雖雄猶沿六代之偶儷昌黎韓愈氏出約六經之旨起八代之衰輔之以李翺角之以柳宗元衍之以皇甫湜孫樵姦窮怪變大放厥詞有唐一代之文章岸然聳於千載之表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爲古文亡於韓屠長卿謂歐陽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此桀犬之吠叔孫武叔之毁不足校也貞元而後

承以五季之弊陋穆修柳開胡旦欲以古義復之力薄而不能振廬陵一變而爲宕逸南豐一變而爲敦麗臨川一變而爲堅瘦眉山父子推波助瀾厥旨始暢乾淳以往非無作者要皆其支流餘裔而非能自立一幟者也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迄今更無異辭居平持論古之爲文者一今之爲文者二爲古文而不源於八家支離嵬瑣其失也俗爲今時文而不出於八家膚淺纖弱其失也庸夫文以傳示遠近震耀一世之具而誠不免於俗與庸之誚則毋寧卷舌而不道矣此鄙人之勵承學必使之經歷於迂廻險阻之途優柔深造而

乃有自得之一日也公曰文之道大矣子之說詳矣雖
然吾竊願有規也有司操繩墨以程士尺寸不相假借
吾子上下千古汗漫六合諸生未能仰而企也即合矣
而操瑟齊門賣漿冬日恐其枘鑿之不相入也盍以揣
摩之術使之速售乎余應之曰此政吾所謂揣摩也短
長家言蘇秦十上不第發憤至於刺股而其揣摩之道
不過曰簡練而已當時以爲太公之陰謀鬼谷之捭闔
此之顏率淳于髡輩效口舌以惑人主吾獨以秦有出
神入鬼之才經天緯地之學一徵之於王尚書應麟一
徵之於吳禮部師道應麟撰地理通釋詳列七國之形

勢則知秦所揣摩者山川阨塞出車守險之道路也師道注戰國策備載七國之兵制則知秦所揣摩者蒼頭武卒坐作擊刺之利鈍也所以威足以懾世主而策足以窺情實拱手聽命而合從之計成秦爲小人之尤陰鷙險狠期於必得其人不足取其術固可用也揣摩之說有道者所耻言屈而從之則必上驗天道下察地理中悉於人情物變稽之往籍以得其據依核之前言以謹其步趨因文見道覩指知歸非空虛無具游談不根以僥倖於茍且而已故青紫可以戾契而致惜乎其小用之也公曰聞子言而昭若發矇古人文字居則充棟

載則兼兩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盍使其約而可操乎求珠於赤水伐木於鄧林子果何道之從而不漏不支又果何道之從而操約而用廣又果何道之從而能令古人恨不見我千載而下而有知已余應之曰傳不云乎爲下不倍書不云乎遵王之路吾與公並生堯舜之世天聲發而萬竅皆喑日月出而爝火自息

聖祖仁皇帝接精一之心傳垂百王之大法葢嘗伏讀

淵鑒齋古文之刻而見

大聖之心也言必衷諸道事必約於禮精之在天人性命之微推而播之至於治國平天下之大天下之文章

罔莫有大於是者也草茅跧伏潛心玩索得其什一而

規模已立

今上皇帝殫緝熙宥命之學集揆文奮武之勳吐辭為

經因心作則二曜周環俱歸掌握百家騰躍盡入鑪錘

備唐三變甄宋六家文嘗伏讀

御選文醇一書而知我

皇上法

天敬

祖之家法也證千聖之心源成一朝之麗製淳經孕史

磨礲學士之進脩據德依仁發揮天下之事業深思熟

復尋繹指歸如躬聆

大聖之講授增長智識又得其什一而古文之塗徑大槩盡於是矣公曰果爾則吾所謂不漏不支者無慮是矣然而治術多端文軌無定約以百篇吾猶慮其畧而未備也余應之曰是舉隅也是引而不發也有宋之從事乎銓擇者五家文粹文鑑斷限時代西山正宗兼備衆體其單行者有三呂成公之關鍵不滿百篇樓迂齋之文訣書止五卷謝疊山之軌範僅存五十九篇以今較之殆有過無不及異挈撅之取盈非買菜以求益挾是編以終身縱横變化以馴至於立言之一塗爲古學

則正而大爲今學則健而明一尺之棰用之不竭又奚事他求哉公有好士之苦心諄復而不厭不得不叩囊底之智爲公盡力因備錄其主客問難之端爲吾徒告也

古詩選序

鍾嶸之品詩也以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而必推其自於南風卿雲夏歌楚謠諸作古詩而下齊梁而上舉一一指其源所自出以致其流別建安諸詩最爲近古李杜韓三公早年皆學之李則多得其句法而罕覩全篇杜則新安石壕潼關吏垂老無家别韓則孤臣昔放逐暮行河隄上皆全體建安語者然則詩人言詩徒盛稱夫唐宋而未博觀夫六朝漢魏以迄自前古皆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者也稽留山人陳先生爲故明侍御元倩之弟侍御殉國難後隱居教授躬甘旨以養其

毋貞亮之節孝友之風爲近代所未有好爲詩援筆立就不屑作漢魏以下人語其論詩大旨曰情曰辨而總歸於雅其選詩博而不雜約而不遺取材於衆說而未嘗專任夫私臆自卿雲以及六朝凡數千餘首溫麗悲遠之言高奇華茂之作或悽戾以清拔或質直以風華罔不備列齊梁陳隋爲唐律之先路古體之後塵別爲一集綜其意亦欲使世之稱唐宋者沿流而務得其源以與古爲會而已矣夫詩之有選權輿蕭統尚巳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東坡每以爲病下次詩紀詩所詩乘詩歸紛糅傅會何足致詰今海宇雲蒸不乏俊賞黜蕪

蔓以崇正始得不以是選爲準的乎當湖屈子以伸工文能詩稽古情深得是選於翁學使蘿軒不秘之家塾益流播以永其傳乞予敘言以發明先生著述之微旨余素佩先生之學兼嘉屈子之有志乎古爰從其請而敘之

唐律類箋序

稽唐科舉之制有東西兩監之試有京兆同華等府試有省試有禮部之試凡試必有詩凡詩必用排律然猶兼以他文也至元和八年始專以詩賦試士於是排體與律賦遂爲舉場必擅之技有破有承有起有束法嚴體密精此者不易故士子之揣摩與主司之程度合若符節其難也如此計其京兆諸府解送之士歲不得過二百人獲儁者第十之一由元和以迄唐運無慮二三千人合其所試之作計當稱是而流傳藝林者十不存一逮宋初敕撰文苑英華秪畱三百餘首其慎也又如

此我　朝文治日昌
聖祖仁皇帝詔集有唐一代之詩寸璣斷壁靡有漏遺
稱大備矣武進錢君汝允與二三朋好復從全唐詩中
有涉於試帖者重加搜錄復得二百餘篇有唐三百餘
年文場之條制與夫士人覃思研慮以博科第者盡於
是矣
今上皇帝聲律身度欲合寰海而淑之以依永和聲之
學　特命制舉義外復加五言八韻一篇士之操不律
以求合有司之程度者苦無一書以示之圭臬句甬萬
子近遂得錢氏本於江南舊家歸與從孫紹聖同學朱

秋亭昆弟整齊其行次讎校其訛繆重刊以廣其傳嘉惠於承學而不掩前哲之美孟軻氏所謂事半於古而功倍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思筆衰鈍於斯道無能爲役而喜諸君子之不以自私也故樂爲之序云

聞鶴軒唐詩選序

唐運盛於貞觀開元亂於天寶中興於元和至太和而凌夷衰微此一代盛衰升降之大概也而詩亦因之高仲禮撰唐詩品彙區一代而爲初盛中晚脩川郭濬彥深選其中初盛古詩詳加詮釋釐爲一編其所謂古者葢別於律絕而言不知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爲古其近體渾灝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其氣息古齊梁以後輕薄相扇至唐初而始復古以時代爲限斷區唐與古而二之者張又元臧晉叔鍾伯敬諸人之目論也時流以詩爲弋獵聲譽之具讀三唐之

詩卽東初盛不觀從事於晚末柔聲佞色體卑而骨賤以故詩道日張而去古日遠錢唐盧先生繼侯獨憂之選初盛律絕數百篇爲承學者示之鵠評其作法疏其用意稽其出處渢渢乎上接乎漢魏而討源於雅頌自貞觀以迄開元百年之間鴻庥偉績開國承家之盛業畧可見焉余於詩道茫無所得駢枝交葉儷青妃白之工巧壹不能與世爭獨於風格氣息之間辨之甚微而嗜之甚篤繼侯之選與余融若水乳用意勤而取法高如三宗七制歷百世而不可祧學詩者奈何以他姓亂之乎紹武爲繼侯之孫能世其學將重刊以行世而前

序皆出於北人不得四唐之原委人莫之宗也乞余一言請以醫喻可乎盧在錢唐世有名醫繼侯祖爲不遠先生著臆草處方倫藥起死人者無算著論種發明張仲景之言父爲子緜先生有金匱摩索傷寒金鉀以闡父之遺言有本草乘雅以鍼李時珍之泛濫功較南陽活人何啻倍蓰其覺人也以藥石陳處士吾杭之稱詩者莫過也選采菽堂古詩門人翁學使刻而傳之其覺人又以詩行倩屈首於子緜學醫而未成繼侯又屈首於行倩傳其詩教而爲是選用以醫俗則纖浮佻肆之習入於膏肓者可以刮腸洗胃而一返之清醇瀏雅而

痼疾可瘳然則斯選固岐伯之九鍼而華陀之麻肺散也實篤虛補在病者自擇而已

李太白集輯注序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為主而輔之以學與到筆隨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獺祭也為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疎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　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太白之集

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菴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轖之未疏瀹也疵繆之未刻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叩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菴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菴能掇其瑕纇卽謂之什倍於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

吾於唐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研精內典而元門之旨與未窺竹垞朱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闌入則并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他可知矣載菴早歲閒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諗夫註是集者之尤難也

王右丞詩註序

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部實爲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實爲之冠右丞博學多藝雅意元譚比物儷辭該達三敎是非膚核之學可以測其津岸矣吾友趙君松谷服膺是集沿波討源一字之根歷研辨不少寬假積數年注旣成予間與之論右丞之出處明白其大節松谷未嘗不韙予言也右丞閨門友悌見推多士扈從不及受祿山僞署世遂以爲白圭之玷迹其服藥取痢稱瘖求免舊史已力爲湔雪而凝碧一詩秋槐野烟傷心掩泣是卽惓惓不忘

君父之左證固不可與張均張垍達奚珣諸人比論矣小說鬱輪袍一事以時世考之右丞開元九年登第爾時姚崇秉國明皇方急於圖治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務收賢俊用寧軍國太平安樂之覆轍殷鑒不遠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予奪乎迨其後別墅流連焚香禪誦蕭疎高遠不干榮進而謂早歲躁於進取肯自厠於優伶之伍乎右丞一代雅人而受誣者幾千載惟予與松谷有獨知之契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卓然成一家之言予特病懶而未獲佽助滋愧矣松谷天性純摯居毋喪柴毀郡縣屢以孝廉徵而不就螢乾蠹老手

一卷不肯釋因文以考行右丞遭亂離而貞晢節松谷際昌時而勵庸行身世不同其斷斷於名教之地則一予故因其注右丞詩而詳論之有品目吾松谷者固不當在語言文字間哉

李義山詩註序

詮釋之學較古昔作者爲尤難語必溯原一也事必數典二也學必貫三才而窮七畧三也蓋詩人之旨以比興爲本色以諷諭爲能事抽青媲白儷葉駢花眩轉幻惑以自適其意固非可執吾之謏聞半解以揣測窺度之而已而玉溪一集蓋其尤也楚雨含情銀河悵望玉烟珠淚錦瑟無端附鶴棲鸞碧城有恨凡其緣情綺靡之微詞莫非阨塞牢愁之寄託爲之注者病非一端可以罕譬鍥船以求劍捫籥以爲日支離穿鑿執一不通此涅槃摸象之談也蹈襲平常言乞靈於故紙書肆說

鈴轉相稗販此牧牛賣乳之喻也石林導波於前愚菴繼響於後更欲為義山疏雪其精神經營其意匠詎不難與詎不難與狄江章子容谷少服膺於此集更取前注疏通證明示余讀而卒業雞跖獺祭其藻麗則義山之藻麗也金鏤玉琱其追琢則義山之追琢也綜緯史學比切時事其感興則義山之感興也橫鉤豎貫水注山疏其涉歷則義山之涉歷也詮釋之苦心與作者之微旨若膠之黏而漆之潛也若鹽之入水而醍醐乳酪之相滲和也思深哉章子之用心乎章子需次三山甚與予暱故為序其緣起以示後之能讀玉溪詩者

蘭皋風雅序

浙東山水富於浙西發而爲淸音流而爲勁響緣情綺靡往往視浙西稍遜葢其風氣淳厚爲魁儒碩彥弦誦之地說經鏗鏗而聲詩有不暇及勢使然也金華文獻甲於浙東七郡正德間郡守江都趙鶴嘗輯文統一書以衍濂洛之緒萬歷間司李滇南阮元聲復輯文徵詩粹兩書搜采稍廣然猶合一郡而言也蘭谿爲婺州望縣唐高宗咸亨四年始置六朝以上不得有蘭谿人亦不得有蘭谿詩也唐初以至勝國訖命千有餘年詩人林立無有起而收拾之者濟陽江伯容先生始輯蘭皋

風雅五世孫用璋復行編梓先生自序而外無有元晏其人爲之表章者用璋請余序其首簡乃推原先生著書之意而證明之曰唐止詩人三徐安貞書巖在焉宋景定甲子九月仁山金先生來遊有記安貞之爲邑人信而有據矣舒元輿唐書本傳云東陽人吳寶鼎元年置東陽郡其地在金華山之南瀔水之東唐垂拱二年因東陽舊郡之名分烏傷及廢吳寧縣治置東陽縣元輿系出寒微氏族不顯所居或在瀔水之上瀔江今隷蘭谿與東陽壤地相接即以爲蘭谿人不嫌與史異也貫休生於蘭谿見於宣和畫譜後遊吳越晩縱西蜀禪

月集中有題蘭江言上人院二絕蓋其未出鄉時所作也宋時諸賢漸染胡安定子朱子呂成公教澤五杜八范蔚然興起然五杜集久不傳八范止香溪有集兩猶子附焉元惟於介石吳禮部集稍著有明時代最近世家大族之流傳賢子孫之世守以詩傳人以人傳詩交相重也而先生猶有後裔式微姓氏磨沒之歎甚矣搜輯之難無有漏遺之不易也先生沒且百年矣 國朝文教覃敷人才較勝前代善繼善述竟成先志是在用璋賢父子余雖衰耄一知半解尚能遙相佽助徵文攷獻邑中諸君子豈無意乎

影園瑶華集序

有元至正末年崑山顧阿瑛家饒於財築草堂於玉山四海名流以詩爲幽贄者咸申縞紵楊廉夫方居吳中及諸弟子皆主其家開設壇坫標映一時阿瑛嘗輯其草堂觴詠之詩都爲一集今世所傳草堂雅集是也當勝國時廣陵鄭職方超宗縛茅於蜀岡之南讀書養母將以終焉華亭董尚書以爲在柳影山影水影之間題曰影園手書二字以贈素風遠播勝流過廣陵者以不蹋影園之戶限爲缺事飭廚掃徑賔至如歸吳橋范公景文吉水劉公同升其往來最熟者也崇禎庚辰園中

黃杜丹忽放一枝一時碩彥咸就翫賞有詩百餘章職方悉糊名易書送虞山錢蒙叟評定甲乙南海黎美周遂球實爲之冠職方益彙園中題詠之作刋布遠近題曰瑤華集從岳岱今兩瑤華例也歲久散佚其元孫開基復梓以傳請余序其首簡余惟顧阿瑛丁元末造四海鼎沸淮張竊據中吳玉山在其境內不能自拔蹉跎而死職方亦值明季淩夷團練義勇保障鄉里悍鎭鴟張單騎往說諭以逆順使之回心易向孤城得以保全而羣情疑洶謂公將翻城應寇狂猘漲天竟罹非命史閣部黃撫軍先後籲天獲申寃慘而職方忠貞之志乃

如青天白日暴白顯著於天下夫文章聲氣學士之結習論不歸於卓詭事不切於倫常不踰時而散爲飄風燐火者不少矣若夫賢人聚而星明正氣伸而道重雖一編之詩三光五獄蟠結於行間昭回於千載之下可也厥後范劉二公竟殉社稷而美周毀家紓難畢命虔州與職方後先輝映斯編也苟無知人論世之識懷賢振古之才任率胸臆信口而讀之則妍辭麗句嚼徵含商嚶求友之聲寫春韶之景與玉山諸人無以異也至若青燈午夜俯仰傷懷流涕嗚咽而讀之則鬼雄國殤搏膺披髮挾風霆而暴至强死之忠魂呼之欲出以視

玉山諸人安燕雀之處堂效蚍蜉之穴樹大厦巳傾贈烏誰屋而猶珠盤玉敦爭長於風雲月露之場其輕重大小何如也影園之側向有閻氏馮氏員氏諸豪家皆營臺榭余嘗過其地高木蒼然風沙眯目低回憑弔歎悼彌襟而田夫蕘豎猶能道職方之節概詩卷長留風流未歇閻馮員三氏之園考之志乘而無徵問之郡士大夫莫有舉其姓氏者嗚呼豈不以其人哉